

Author's Emotional Traction for Readers——Taking the Protagonist Effi Briest as an Example

Jiangyao Zeng

Chongqing Global Education School, Chongqing, 400039, China

Abstract

As the author Theodor Fontane himself mentioned, in his novel “Effi Briest”, the conscious emotional traction of the reader i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m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novel protagonist Effi Bries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author's emotional traction to readers. It is tru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people will have strong sympathy and empathy for the protagonist Effi, and even expect her to have a happy life, although Effi itself is a woman who is unfaithful in marriage, which was contrary to that at the time of social norms and moral values. On the contrary, Effi's husband Innstetten, a politician with all the excellent qualities of that era, was rarely loved by readers. He was even considered by many readers to be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entire tragic story.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this paper is: How to realize the affection for Effi? Readers can clearly feel that Effi has been surrounded by a huge sense of loneliness and helplessness in this unfortunate marriage, so people have a strong sympathy for her and think she is a passive victim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er vulnerability and innocence are manifested not only by her surroundings, but also by her own behavior.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tagonist Effi Bries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rules of emotional traction to readers, and analyze how Fontane's conscious emotional traction to readers is realized in this novel.

Keywords

novel; emotional traction; natural instinct

作者对读者的情感牵引——以小说主人公 Effi Briest 为例

曾江垚

重庆市环球教育学校, 中国·重庆 400039

摘要

正如作者 Theodor Fontane 本身提到的, 在其小说《Effi Briest》中, 对读者的有意识的情感牵引是一个尤其重要的主题。因此, 本论文以小说主角 Effi Briest 为例, 来探讨作者对读者的情感牵引。诚然, 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对主角 Effi 会产生强烈的同情与共情, 甚至期望她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尽管 Effi 本身是一个在婚姻中不忠的女人, 这在当时来说是违背了社会准则和道德观念的。相反, Effi 的丈夫 Innstetten, 一个具有那个时代所有优秀品质的政客, 却很少被读者喜爱, 他甚至被许多读者认为是应该对整个悲剧故事负责的人。

本论文的中心问题即: 对 Effi 的好感牵引是如何实现的? 读者能明显感受到, Effi 在这段不幸的婚姻中一直被巨大的孤独和无助感围绕, 因此人们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同情, 并且认为她是社会环境的被动受伤害者。她的脆弱和无辜不仅仅通过她的周围环境, 也通过她自己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

论文以主角 Effi Briest 为例, 探讨重要的对读者进行情感牵引的规则, 并且分析 Fontane 在本小说中有意识的对读者的情感牵引是如何实现的。

关键词

小说; 情感牵引; 自然天性

1 Effi 的本性和隐喻的命运

1.1 婚前: 向往自由的女儿

小说《Effi Briest》以时间直叙的方式展开了情节, 并将情节发展的地点固定在了一个圆圈的结构中^[1]。小说的开始和结束都在 Hohen-Cremen, 就是在这里 Effi 从最开始的充满活力不谙世事的女孩走向世界, 最后又以一个日渐憔悴的妇

人的角色回归^[2]。在文学研究中, 对读者的情感牵引总是以具体角色为中心, 因此对于主角尽可能多的细节信息就是尤为重要的, 这种信息不仅仅是角色的外貌, 还包括其行为举止及思想意识, 只有这样, 读者才能对角色做出同情或反感的反应^[3]。在小说的叙述中能明显看出, 作者 Fontane 在第一章就给出了丰富的关于主角 Effi 的性格本质和隐喻信息。

这些小说一开始就堆砌起来的丰富的信息留下充分的暗示,是否读者应该对主角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Effi 在后文的相关信息和行为都以此为基础作为评判标准。

在小说开头作者首先描绘了 Effi 在家乡 Hohen-Cremen 的生活环境:和煦的阳光洒在午间安静的乡村街道上,前楼、侧厅边房和外墙将院子围绕,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院子里池塘和边上的秋千与这份宁静和封闭显得格格不入。最后,在秋千旁边终于看到了 Effi 和母亲,她们勤奋地在缝制古董地毯,旁边的大圆桌上,摆着几块甜点和盛满树莓的蛋黄酱碗^[4]。这种对庄园的详细描述,首先给了人一个安静、祥和的画面,就像处于一个不谙世事的美好桃花源^[2]。但同时也显示出一种隐隐的不确定的预期,仿佛是一种向未来模糊人生敞开的空虚时刻,一个追寻人生意义的时刻^[5]。更确切地说,在普遍的平静与和谐下,一些不可阻挡的、迫在眉睫的命运已经显现出来。

Effi, 这个在布里斯托尔庄园长大的女孩,在父母的关怀下无忧无虑生活的女孩,正如她母亲 Luise 所说,“总是在秋千上半空中,总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女儿(Tochter der Luft)”^[4]。Luise 的这种说法不禁让人联想到 Gustav zu Putlit 的文学作品中的“向往自由的女儿”^[6]。这种命运的相似性将 Effi 与类似的女性的人生轨迹联系起来,即从开始的表面上的自由解放到最后迫于社会权贵而走向悲剧的发展。而这种人生轨迹正是 Fontane 刻意建立的感官世界,他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来,但已经包含在整个故事中^[6]。有了这些附加的比喻信息,Fontane 成功地暗示了 Effi 的命运,并将对类似人物的同情投射叠加到了 Effi 身上。

在最初的场景中,Effi 和她母亲一起在缝制一块古董地毯上,这在古典画作中是最常见的女性的活动。然而,Effi 觉得这种刺绣很无聊,并时不时地起来活动。Effi 的这种行为一方面违背了宗教和世俗对福祉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性自由的渴望^[7]。正如小说中写到,Effi 带着“非常特别的爱”来进行拉伸这样的体育活动,这时她的精神气质和对自由的向往已经很明显了。Effi 第一次出场时,她穿着“一件宽领的蓝白色条纹的半罩衫式的连衣裙”,看起来并不符合她的年龄,同时在她做的每件事中,她都会搭配“骄傲和优雅”“她带着微笑的棕色眼睛很大,眼神中透露着自然的智慧和很多生命力以及善良”^[4]。对 Effi 的描述表明她是多么的童真和单纯,读者也立刻对她产生了积极的印象,这对

她以后的行为产生了更为同情的影响。

同时,Effi 的天真草率也同她喜爱秋千的行为联系起来。正如她自己曾经解释过的那样,“她总是喜欢在担心秋千会在某处撕裂或破裂的恐惧中玩耍,就像她马上会摔倒一样,因为她确信,人并不是总是要为自己的鲁莽买单”^[4]。秋千作为动机,一方面表达了她对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她爱好冒险的倾向。正如 Effi 自己所说,“她总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一些让我感到悲喜的东西。我无法忍受无聊”。她轻率地对待一切,贪恋消遣和冒险,在她看来,这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这种轻率和她性格中对消遣的欲望也与 Effi 和 Crampas 的纠缠有关:“但她宁愿像以前一样站在空中飞舞的秋千板上,感觉‘现在我要坠落了’,有一种奇特的刺痛感,一种甜蜜危险的雷雨”^[4]。

不仅仅是对人物信息的刻画,环境信息对于读者的情感牵引也十分重要。对于典型的环境或情节的勾画通常在一种文化中能唤醒相应的情感价值,如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的死亡能唤起读者的悲伤或同情,恋人的重逢通常会带来喜悦或感动等^[3]。由此,这些与情感相联系的环境信息被认为是一种多维度的信息,通过对环境和情节的勾勒,读者的情感被唤起,认知和情感的期望被构建,生理学的反应也随之被实现^[3]。

小说开头对花园的设计的描写也显示了 Effi 的个性和命运。明亮的阳光和在花园中间的时钟表明,这个计时器只是记载晴朗的时光,或显示快乐的日子。因此,在 Hohen-Cremen 日子就相当于 Effi 的幸福生活^[8]。小说的结尾 Effi 也被埋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在这里,如她自己所说的,是属于她的位置:“不,不,把我留在这里。我不想再离开 Hohen-Cremen 了,这是我的归属。”^[4]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主导性的反复出现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叙述者总是把 Effi 带回到这个场景,因为在 Hohen-Cremen 的生活总是与平静和安全感联系在一起^[8]。

从这个角度来看,Effi 的丈夫 Innstetten 的出现被认为是对 Effi 童年生活的暴力侵犯。他的到来对 Effi 来说太早了,比预期的要早:“我已经遵守时间了,但是他的拜访没有遵守时间。”她说:“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早?”^[4]当 Effi 的双胞胎朋友从窗口喊出具有象征性的呼唤“Effi, 快来”时,她无法回答,因为她再也不能听从童年时代的召唤了^[2]。由于 Innstetten 的拜访来得太快,Effi 感到仓皇失措并且没有时间

换掉她孩子气的外套,她想在五分钟内变成灰姑娘一样的公主的想法失败了。

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Effi的优柔寡断尤其可见一斑。尽管Effi本质是一个天真的孩童,但她同时对自己阶级的价值观也感到赞同,她也认可和追求财富和地位相信:“爱是第一位的,但紧接着必须要有光芒和荣誉。”^[8] 她认为婚姻代表着“平等相处,当然也代表温柔和爱”,然后代表“财富和豪华的房子,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4]。这种在主角内心深处的自由与刻板印象矛盾,正是小说的内在主题:人类自由善良的天性与社会秩序的冲突^[8]。

1.2 信件作为聚焦 Effi 心理活动的方式

作者 Fontane 把语言看作是建立现实的工具,而信件和对话则被看作是角色自我认知和揭露的一种方式。在小说中,这种语言处理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主人公 Effi 身上,因为它不仅揭示了 Effi 的处境和心理活动,而且起到了记录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聚焦于主人公的方式让读者能从 Effi 的角度感知所有事件,从而与她保持情感上的亲密。她在写信时表现出的孤独感和内心冲突,是影响读者情感态度的重要因素^[3]。

在小说最初的描述中,可以注意到 Effi 非常健谈,她喜欢给朋友讲故事。但在与 Innstetten 订婚后,她开始保持沉默,正如她的朋友注意到的:“天啊,Effi,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以前你都不是这样说话的”^[4]。订婚造成的震惊和恐惧让 Effi 不再能再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现在,她让自己委身于社会惯例和符合自己身份的价值观,而且似乎也愿意接受未来的生活方式,不管她的本性如何:“是的,这对我来说有点像任务,但没关系,我想我会克服的”^[4]。

Effi 的信件第一次出现是在蜜月期间。她每天从不同城市寄回家乡的明信片显示了这对夫妇两人之间的差异,以及 Effi 的孤独和对家的渴望,因为“这段令人向往的旅程”并不像 Effi 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如她的父亲的猜测:

“Innstetten 是个很棒的人,但他痴迷于艺术,而 Effi,我们可怜的林妮,是个天生的孩子。恐怕她会对他的艺术热情感到折磨^[4]”。Effi 一直试图在信中隐藏自己的感受,但这对夫妇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的信件中有许多矛盾纠结之处:“一切都很美丽但令人疲惫”,“一切都很让人陶醉但也有点累”,一切“必须”和“应该是最美的”^[4]。这次旅行对 Effi 来说似乎是一个强制性的任务,她决不是一

个幸福的已婚女人,她只能从丈夫那儿得到很少的理解和关心。这种对比展现了这对伴侣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富有艺术和贵族气息的 Innstetten,与天性散漫、感性、注重爱的 Effi 之间相互抗衡。这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典型的当代形象,因为普鲁士的时代社会摧毁了人的自然本性^[7]。

在故事中,Effi 给她母亲写信的第一个场景是,由于俾斯麦的邀请,这对夫妇第一次长时间分开,巨大的孤独和思乡之情包围着她:“于是她又站起来,把写给母亲的信读了一遍。如果她本来就有孤独的感觉,那么现在她感到更加孤独了”。埃菲在圣诞节后马上写了第二封信。Innstetten 像往常一样忙碌于工作,Effi 再次陷入孤单:“屋里很安静。Effi 回到卧室,坐在镜子和沙发之间,一张专门为此设计的小书桌旁,开始给母亲写信”^[4]。

在后来的婚姻过程中,Effi 接连写信给父母,这些信件这从她的角度揭露了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推动了重要剧情的发展。每次 Effi 写信,她都独自在家,没有丈夫陪伴。一方面,这反映了她在婚姻中的处境,丈夫总是处理工作,Effi 常常在孤独和无助中迷失,另一方面,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她才能表达内心的憧憬和真实的感受。

1.3 婚后:日渐憔悴的妇人

与小说开头的章节相呼应,在小说最后章节也给出了大量关于 Effi 的角色信息。在最后一次与女儿团聚之后,Effi 的病情继续恶化。父亲的一封电报将 Effi 唤回了 Hohen-Cremen。

这次回家对 Effi 来说是一个机会,让她再一次回归她真实的本性。她留在这里,因为过去婚姻生活的失败使她痛苦不堪,她想要得到解脱,重新找到和平与安全。她最再一次荡秋千,像小时候那样跳起来,“在空中高兴而自豪地荡来荡去”。她想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像一开始一样,把那个率真而无辜的孩子找回来。

然而,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Effi 也深深被自己的罪恶感所折磨,渴望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因此,Effi 临死前不久再次望向窗外宁静自然的视角,就被认为是她对生活的彻底退却,是(窗户)视角的终结,它暗示着 Effi 和与世隔绝的不断增加,象征着 Effi 对所有人 and 当下的疏离。这种对“天国”的向往,可以看作是她对纯真与宁静的向往^[9]。

Effi 变得越来越虚弱,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她对空气的需求是“在不断增长”。小狗 Rollo,从天性上与 Effi 的最

接近生物,现在与她待在一起。最后她找到了平静:“一种解脱的感觉终于找到了她。”“安静,安静。”终于,Effi位于日暮下方去世,她的墓碑是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面除了“Effi Breist”以外什么也没写^[4]。

显然,埃菲在从一个最初充满活力的女孩成长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自然天性,既是叙述者最看重的,也是使读者从一开始就同情Effi的重要因素,最终由于婚姻中的巨大不幸而消失了。在她性格和行为上的这种比较再次加深了读者对Effi的同情。

2 结论

通过以上的对于情感牵引的分析表明,叙述者有意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吸引读者对主人公Effi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Fontane在叙述过程中着重强调了Effi性格中的人性和崇尚自由的那一面。这种人性使得读者从一开始就对Effi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对情感牵引至关重要。

这些情感牵引以具体的方法得以实现。毋庸置疑,对主人公Effi心理活动的刻画和绝对关注是故事中最重要同情策略。Effi的无时无刻的存在感(因为即使她不直接出现在故事情节中,也总是出现在其他角色的对话中),和她内心世界的呈现(通过信件或独白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包括由自然的象征意义),使得读者能时刻的关注她,并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读者对她的每一个行为,甚至是那些草率鲁莽的行为,都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因此对此表示同情。

Effi心理活动的刻画重点表现了Effi的孤独和她在婚姻中的恐惧。这首先给了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机会,让读者理解埃菲,她一点也不快乐。在与情夫纠缠之后,Effi的罪恶感和不断的反省让读者知晓,她深受内疚的折磨,她仍然只是一个跟从自己天性的人而已。

另一个方面则是其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小说中没有绝对现实,只有从不同角度对人物的主观感知。因此,读者

必须根据文章本身对人物或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中,Fontane概述了重要事件的可质疑性,并省略了各主人公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他更加强调的是角色事先的心理活动和事后的反省。

Fontane并不是简单地用《Effi Briest》来描述个人事件,而是想通过全面丰富的语言处理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批判。它展示了19世纪普鲁士统治下的社会背景,在此背景下,小说主人公Effi打破社会常规的尝试终于失败。Fontane试图借此揭露出当时社会对独立个人的破坏性影响。总之,叙述者有意的通过各种手法大件路读者对Effi的同情的桥梁,尽管她做出很多轻率的行为,读者始终关注并同情于她。

参考文献

- [1] Brief an Clara Kühnast vom 27. Oktober 1895, in: Theodor Fontane: Werke, Schriften, Briefe. Abt. IV. Briefe. Hrsg. v. W. Keitel und H. Nürnberger, München 1982, S. 493.
- [2] Haberer, Anja: Zeitbilder. Krankheit und Gesellschaft in Theodor Fontanes Romanen Cecile (1886) und Effi Briest (1894), Würzburg, 2012.
- [3] Fehlberg, Kathrin: Gelenkte Gefühle. Literarische Strategien der Emotionalisierung und Sympathienlenkung in den Erzählungen Arthur Schnitzlers, Marburg, 2014.
- [4] Fontane, Theodor: Effi Briest. Husum, 2014.
- [5] Neumann, Gerhard: Theodor Fontane. Romankunst als Gespräch, Freiburg im Breisgau [u.a.], 2011.
- [6] Aust, Hugo: Theodor Fontane. Tübingen, 1998.
- [7] Grawe, Christian: Theodor Fontane. Effi Briest, Frankfurt am Main 1998.
- [8] Hamann, Elsbeth: Theodor Fontane. Effi Briest: Interpretation, München 1988.
- [9] Hoffmann, Nora: Photographie, Malerei und visuelle Wahrnehmung bei Theodor Fontane. Berlin/Boston 2011.